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作家乡恋

“鸟”瞰南湖（一）

东篱 文/摄



烟笼湖水爱筑家

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每年的雨水时节，率先抵达南湖的水鸟似乎不是鸭子，而是和鸭子一样大小的凤头鸊鷉，最起码在我这个观鸟爱好者的眼里是这样的。

凤头鸊鷉是国内分布的五种鸊鷉中体形最大的一种。嘴又长又尖，直立的长脖通常与水面保持垂直的姿势。繁殖季节，它的前额至头顶的羽色是黑色的。头顶两侧羽毛延长，这样就在头顶后部形成了两束黑色长形冠羽，黑色长形冠羽两侧经耳区到喉部又形成了基部棕栗色、端部黑色的环状皱领，像是披在脖子上的小型斗篷，这也是凤头鸊鷉名字的由来。

凤头鸊鷉看似貌不惊人，但一旦恋起爱来，仿佛换了个角色——它们的冠羽会蓬松或炸起来，但不是怒发冲冠那种，而是仿佛戴了一个美丽的花冠。雄性追求雌性，有时体会会在水面上突然摆弄出莲花的形状，层层绽放着，观鸟爱好者们称之为“荷花”或形象地比喻成“穿袍”“脱袍”。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另一只会从翻花的这只身边猛地钻出来，低头含胸的样子，开始互动，非常漂亮。如果中意对方，雄雌之间便会相对而视，含情脉脉，摇头点头。摇头时间一久，倘若两只鸟背对背同时或相继入水，一会儿各自衔起一把水草时，它们就会急急地往一块儿凑直身子高高地挺起互撞，这叫撞胸，撞胸的激烈程度取决于双方拉开的距离有多远、各自叼的水草是多还是少，距离越远、水草越多，应该越激烈，水花四溅。撞胸后，它们会继续摇头晃脑，以示很快乐。堪称一套非常完整的优美的爱情舞蹈动作。

它们是边恋爱边筑窝，如果恋爱成功，就会在窝上频繁地踩窝，然后下蛋、孵窝，辛勤地逮小鱼小虾喂小崽儿，过着像平头百姓一样的小日子。经常也会口角、打架，无论是“夺妻”之战，还是领地、护犊之争，都打得上天入地、飞珠溅玉。

几乎整个春日，南湖的很多片水域就成了凤头鸊鷉的爱情湖。晨曦中波光浪静的湖水，有时会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牛乳般的水汽，一对对几对凤头鸊鷉游弋其中，宛若一幅烟笼湖水爱筑家的水墨画。

自2018年起，我和众多的观鸟爱好者连续五个春天都在南湖的紫天鹅庄木屋别墅区水域观鸟。这里树木参天，浓荫蔽日，环境清幽。特别适合一家人或三五好友，闲游遛弯，低头赏花，呆坐看水，林下听鸟鸣。走在幽静的小径上，不时会有野鸡“咯咯咯”地

惊飞、野兔惶然无措地奔走，令人陡生盎然的野趣。散布在庄园各处的20多栋木屋别墅，不时在树梢间或隐或现，仿佛在万顷碧涛中泛出一簇簇红的黄的浪花，在闪现与掩映、骤起与幻灭间，乐享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美景。据说，木屋享有“会呼吸的房屋”的美誉。所选木材，防火、防腐、防潮，无污染，又抗震，且能适量吸收太阳光线，使室内拥有丰富的负氧离子。生活或居住，有如置身木质的清香中，有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之感。

在这里观赏凤头鸊鷉，有四样好处：一是光影好。早上可以拍摄逆光的影像。二是背景好。初春黄黄的芦苇能够提升影像的亮度，且这一背景又与鸟的主体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不至于形成干扰。三是拍摄距离适中。虽不算近，但600毫米镜头够用。四是可以实现低角度拍摄。每天清晨6点45分到7点15分左右是光线最好的时候，当朝霞铺满湖面之际，如果赶上凤头鸊鷉的好动作，精美的摄影佳作就诞生了。

除木屋别墅区水域，观赏凤头鸊鷉的绝佳处就是青龙泽的观鸟台一带了。青龙泽是南湖最大最开阔的一片水域，因积蓄青龙河水得名。青龙河是唐山市区西部主要的排水出路，全长8.14公里。最初修于1996年，部分河道段多年未得到有效治理，常见水体黑臭、垃圾漂浮。2019年，经过清挖、拓宽、冲刷、过滤和沉淀，并种植大量沉水和浮水植物，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市区内的污水全部经过处理，达到二级中水标准后，才能经青龙河排入南湖。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时，青龙泽与广阔的天空遥相辉映，水天一色，宛如明镜一般，故又名青天镜。透过青天镜，泽中央邀月岛（酒岛）、香茗岛（茶岛）、锦鳞岛（渔岛）的白墙青瓦及周围绿树的倒影清晰可见。青龙泽岸长水阔。干净宽阔的道路，将骑行区与步行区分开。整齐的绿柳列队两旁，低头垂背。骑行或走在绿荫中，满眼是蓝天飘云朵，绿柳垂丝绿，古寺坐落畔，微波众鸟嬉。尤其是春秋两季，青龙泽烟波浩渺，白浪拍堤，蔚为壮观，颇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般的气势。

这里除凤头鸊鷉外，还有白天鹅、黑天鹅、普通秋沙鸭、普通鸕鹚、翘鼻麻鸭、红头潜鸭、罗纹鸭、赤膀鸭、斑嘴鸭、绿头鸭、赤麻鸭、黑水鸡、白骨顶、小鸊鷉、白鹭、苍鹭、夜鹭、海鸥等水鸟以及黑枕黄鹂、杜鹃等大量林鸟。观鸟台的南侧是南湖的一个出水口。出水口南北两侧各有一小片适合水鸟



生存的芦苇，两片芦苇夹着一个几十米宽可供水鸟活动的水面。东面紧靠马路的一小片土坡地，刚好可以趴下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平拍。上午顺光，下午逆光。如果天高云淡，又没有风，水面蓝汪汪的（芦苇的下面则是绿油油的），波平如镜，再赶上鸟的表现好，出片率就很高。

2024年春，曾经活跃在木屋别墅区水域和青龙泽观鸟台水域的凤头鸊鷉，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大量聚集在龙泉湾湖面。湖中东南水面设置了两个长方形的浮床，上面种植了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虽有些稀疏，却也足够为一些水鸟提供恋爱和结婚生子所必需的遮风挡雨的场所。西南水面还有三个圆形的浮岛，槐树苍翠，绿柳婆娑，飞鸟栖息，恰如湖中的三片绿洲，合在一起犹如和氏璧的造型，故有“三洲合璧”的美誉。龙泉湾因龙泉古寺而得名。唐山龙泉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毁于唐山大地震。现仅存一株建寺之初所植古柏。这里的水常年不竭，泉眼旺盛，为青龙河源泉之一。开发南湖时，随着粉煤灰和煤矸石的清除，更多的泉水涌了出来，有人更坚信这里便是龙泉了。云凤岛坐落湖中央，越有“凤簪凝香”美誉的九孔香水湾桥，在永盛茶园，于湖光倒影中，可以穿越百年时光，重温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的梨园情怀。

站在龙泉湾湖湖南侧的木栈道上，穿过碧波荡漾的宽阔水面，“丹凤朝阳”大型铜雕塑及其左中右三侧雄伟的唐山大剧院、

城市规划展览馆、高高的龙山阁尽收眼底。“丹凤朝阳”雕塑总高度70米，重447吨，由青铜铸造，基座为花岗岩雕刻而成。雕塑主体为美丽的凤凰昂首向天，中间以圆球寓意“太阳”，八狮拱卫，高耸入云，视觉冲击力极强。与位于南新道和建设南路交叉口的“南湖之门”凤凰雕塑一样，都出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之手。龙山是在大量无序堆积的粉煤灰和煤矸石等工业废料基础上治理、修复、改造而成的。在山的形状塑造上，建设者们下了苦功夫，既整理出龙首、龙身和龙尾的形状，又巧妙运用山脊、山谷、鞍部和低洼处等自然地貌，塑造了山顶的龙源、西北的花谷、东北的岩石园、东南的花海、正南的花溪等景观建筑。在东部、西部和龙尾的附岭，遍植大量银杏、金叶白蜡、黄栌、中华金叶榆、红枫、槭树等彩叶树种。北侧依土质种植了核桃、油桃、桑树、李树等。林下空地种植地被性的宿根花卉和节节草坪，原生态的石质台阶穿插其中，又遍布其间，成为人们漫步登山、休闲休憩的好去处。高30.3米的龙山阁是南湖的制高点，是以元代宫廷画家、“元代界画第一人”王振鹏所绘的《龙池竞渡图》中的“宝津楼”为蓝本建造的，大多采用粗木大料，整个楼阁体型巨大，给人以气势宏大、体态遒劲之感，符合唐代的建筑风格和审美。龙山阁与西南方向隔水相望的凤凰台，同为南湖的制高点，更是秋日登高凭栏赏月的最佳处。

父亲教我拼刺刀

王翠章



我如晚秋的果实坠于枝头，是家中最幼。父亲年长我49载。在那物质贫瘠的年代，我竟似一轮满月，被父母哥姐众星捧护于中心，得享家中最精粹的份额。少时浑然不觉，只道天地本该如此温软；待到年长回望，才明白那捧月之暖，原是至亲在清寒岁月里，悄悄燃尽了自己。

父亲话语素来不多，却字字如刀，刻进我骨头里：“要好好念书，只有书念好了将来才有出息。”他常以自身为鉴：“不能像我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是个睁眼瞎。要珍惜每一个字，将来都用得着。”这朴素的箴言，竟成了我灵魂里永不熄灭的灯盏。

于是从小学到中学，从陆军到空军，至大学，我未曾一日懈怠。那些薄薄的证书，中专、大专、本科，乃至各类培训证明，层层叠叠，何尝不是父亲当年沉甸甸的厚望，在岁月里结成的晶体？我们姐弟五人皆毕业于当地同一所重点中学，个个有所成——姐姐们执教于讲台，二姐更领校长之銜；我与哥哥先后驾鹰翱翔于海天之上（哥哥是海军飞行员）。每当父亲凝视我们，眼中那深沉的骄傲，便是对他一生辛劳最珍贵的回报。

最难忘我入伍临别前的一幕。父亲那时已65岁，银丝悄然爬上双鬓，可当他拿

棍当枪给我示范刺杀时，身姿却骤然如苍松挺立。“突刺刺——杀！”一声断喝似惊雷炸响，空气为之震颤——那瞬间迸发的刚猛力量，竟让我恍惚看见了80年前，那个在抗战最艰苦岁月——1940年底投身八路军、次年秋火线入党，内称“佐田”花号的冀东军区16团尖刀连突击班长的凛凛雄风！他目光如电，字字铿锵：“面对敌人，眼要毒，心要狠，手要快，刺要准，力要猛！”又教我拔枪时需迅疾侧闪，否则刺刀易被夹住……这用鲜血与多少个日夜苦练换来的搏杀精要，连同他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之誉，以及头皮与左肋下的刺伤、右膝内侧深嵌的弹片，一同成了父亲生命书页里最悲壮的注脚。他曾讲述过一次惨烈的遭遇战：连队与一小队鬼子狭路相逢。敌人“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疯狂扫射，火力凶猛异常。鏖战中，我方手榴弹投尽，子弹亦打光，最后关头，唯有白刃相向，用拼刺刀结束了战斗！虽胜利归我方，但代价惨重——连长、排长及其他战友尽皆殉国。父亲当时身为班长，身边仅剩三人，且人人挂彩。最危急者，一位战友肚皮被鬼子刺刀捅穿，肠子流出！父亲情急智生，寻得一只草碗扣住伤口，再用绑腿紧紧捆扎固定，与另一轻伤

战友咬牙将其从战场上生生挽回……他曾略带豪情地告诉我，在抗战中那些倒在他刺刀与枪口下的敌人，数以百计。这沉默寡言之人胸膛里，原来藏着山河破碎时的慷慨悲歌，也烙着同胞以命相托的滚烫印记。他常说：“当兵打仗，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坐火车吃烧鸡——不知这把骨头会扔在哪儿！挂点花那是家常便饭！”这便是他的生死观，朴素如土，却重逾千钧。

记得刚参军时我曾对每月6元津贴和每天4角3分的伙食费偶露微词，父亲立刻正色道：“不少了，知足吧，我那会儿每月发三个大洋，一个要给房东老乡，一个交菜金，一个交党费，吃饭是有啥吃啥，还没时没响的，只有端了炮楼攻下据点，打了胜仗才能打牙祭开开荤。”他目光望向远方，声音低沉了下去，“多少个好战友都牺牲了，有的连尸首都没留下……我现在在老婆孩子热炕头，忒知足了！”这知足，不是苟安，而是穿透生死后对和平岁月的无比珍视。

三十余年军旅生涯，承父辈热血，沐党恩深重，我亦由蓝天骄子而至师职大校、特级飞行员，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当勋章与肩章无声地承载荣光，那金属的微光里，我仿佛看见父亲斑驳伤痕的印记在重叠闪动——原来血脉里奔涌

的忠诚与无畏，真如江河，自父辈的源头滚滚而来，终将灌注于后来者的生命河床。32载戎装后，我转业地方，于厅级领导岗位上续写忠诚，亦是秉承父训，在广袤的田野上为党分忧、为民尽责。

父亲辞世已34年，音容却未曾模糊。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烽烟，更觉父亲身影如山。今夜月光如水，静流泻泻窗台。恍惚间，我竟又见那65岁的父亲，立于清辉之下，手持长枪，演示突刺的瞬间——动作利落如闪电劈开夜色，白发在气流中微微颤动。此刻，月光温柔如慈目，刺刀却泛着寒霜般的冷冽锋芒，一柔一刚，竟在他身上交融得如此熨帖自然。

原来父亲毕生，便是以这般沉静之爱作鞘，将烽火淬炼的坚韧锋芒，悄悄藏纳其中。那刺刀尖上凝结的月光，不仅照亮了我的征途，更映照着我80年前那段浴血卫国的壮丽史诗。如今，这柄无形之刃已传承至我掌心，它刺破迷惘，也劈开征途上的雾障——寒光所指处，正是我们父子两代，祖孙三代与千万个英魂用生命共同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无尽的星河与长夜。无论云端翱翔，抑或案牍劳形，这月光，永远是我最清澈、最滚烫的坐标，指引着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永恒航向。

唐山，这座钢铁铸就的城市，在渤海湾的臂弯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姿态。它的历史不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而是刻在钢铁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浸透着血与火、泪与汗的记忆。我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脚下的土地仿佛仍在微微震颤，不是地震的余波，而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生命律动。

1937年的唐山，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愤怒。节振国挥舞大刀的身影，在冀东平原上划出一道凛冽的寒光。喜峰口的岩石记住了那首《大刀进行曲》的每一个音符，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刺向侵略者咽喉的利刃。我仿佛看见矿工们放下煤镐，拿起土枪；看见钢铁厂的工人将熔炉改造成武器作坊；看见那些布满老茧的手，如何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攥成铁拳。这座工业城市的血脉里，自古就流淌着不屈的基因，当侵略者的铁蹄踏来时，这些基因便化作抵抗的烈焰。

1976年7月28日，时钟停摆在3点42分。23秒的地动山摇，将百年工业积累夷为平地。我在抗震纪念馆看到那些扭曲的钢梁，它们像受伤的筋骨，依然倔强地指向天空。最令人心悸的不是倒塌的厂房，而是那些从废墟中伸出的手——有的攥着扳手，有的握着图纸，有的空空如也却五指弯曲如钩。24万灵魂沉入地底，但活下来的人们在简易棚里擦干眼泪，用冻僵的手指开始绘制新唐山的蓝图。

建设银行唐山分行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在余震不断的简易棚中，会计们的算盘珠子上沾着血渍；信贷员们背着帆布包穿梭于废墟，包裹装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批文；那些失去亲人的职员，将悲痛压进心底，让一串串数字在账本上开出重生的花朵。陡河电厂的烟囱重新冒烟时，工人们望着那缕青烟泣不成声——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电力的恢复，更是生命信号的重重新发射。汽车集团的车间里，第一辆新下线的火车头鸣响汽笛，那声音穿透云霄，仿佛在向地下的魂灵报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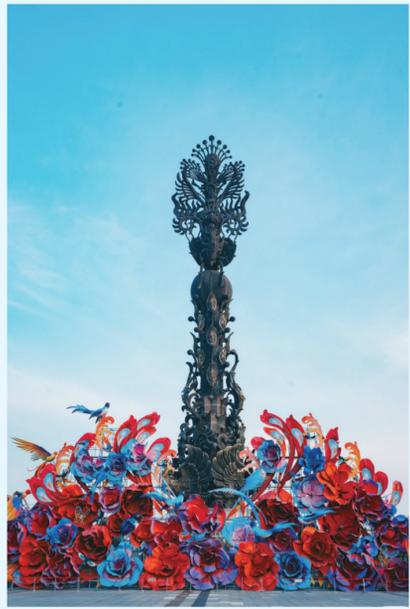
转型期的唐山如同淬火中的钢锭。1988年的那个清晨，当建设银行开办现金业务，赋予国有“商业银行”的职能时，老行长在晨会上说：“从今往后，我们的算盘要打出市场经济的节奏。”数万亿贷款像新鲜血液注入企业血脉，冀东水泥厂的窑炉转动时，带动的不仅是水泥熟料，更是一个时代的齿轮。我在档案馆里看到那些发黄的贷款合同，每一页都记录着胆识与风险的博弈，那些签名笔画遒劲，仿佛要把整个城市的未来扛在肩上。

如今的唐山，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更惊人的生命密码。曹妃甸港的龙门吊在夕阳下如同钢铁巨人，它们吊起的集装箱里，装着德国精密机床、巴西铁矿石，也装着唐山人望向世界的目光。在抗震纪念碑广场，老人们打太极的身影与玻璃幕墙里的年轻创客重叠，他们共享着同一种坚韧的呼吸节奏。最动人的是那些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创园，生锈的管道被彩绘成装置艺术，锅炉房变身书店，而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可能就藏着当年节振国磨过大刀的那块磨刀石。

夜晚的唐山，霓虹与烟花交相辉映。路边摊上，工人们用开啤酒瓶的声音代替了当年的碰杯壮行；出租车司机讲述着祖父参加敢死队的故事，语气平淡得像在描述昨天的交班；而年轻的情侣们，在抗震纪念碑下约会时，会不自觉地十指紧扣——这座城市教会他们，有些东西必须紧紧抓住不放。

站在大城山顶俯瞰全城，我突然明白：唐山的伟大不在于它从未倒下，而在于每次倒下后都能以更挺拔的姿态站立。那些地震裂缝早已被混凝土填平，但深藏在城市肌理中的“精神断层”却永远敞开——那里涌动着抗战时期的热血、重建年代的血汗、转型时期的胆识。这座城市的记忆不是负担，而是推动它不断向前的势能。

离唐时，高铁站里响起《唐山大地震》电影的配乐。旋律中，我听见了另一种“大刀进行曲”——这次人们挥舞的，是對抗命运的大刀，是开创未来的大刀。钢轨延伸的方向，这座城市正将它的抗震精神、抗战精神锻造造成新的钥匙，准备打开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大门。



淬火与新生

王元